

◇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看人笔墨落徽宣,“雨”字里面总会点上密密匝匝的很多点。

一个人一生会遇见多少场雨?恐怕难以计算。问及此,不用脑海放电影,估计总会有那么若干个镜头跳出来。

雨意苍莽,我们多少次在雨里穿梭,是像金凯瑞在《雨中曲》里那般欢快轻盈潇洒;还是像《廊桥遗梦》一样,在雨中哭泣的罗伯特淋得像个落汤鸡。

在雨水里淘洗过的往事,是一件洗净了污垢的洁白衬衫?还是被他物的褪色沾染了杂色的米色长裙?

每一场雨,总以它特有的节奏莅临。不管你处在怎样的情状,也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雨具。雨意阑珊,雨不挑选世间每一个擎着一颗心游走的人的喜怒哀乐,人们对每一场雨的到来,却各有褒贬。

春日晨间,在网上读到一位名叫高伟的诗人写的一首诗,其中的两句印象格外深刻:这刚刚听过枪炮声的耳朵/最懂得春雨的昂贵

世界喧哗浮躁,雨水琳琅地落下来,世间一洗新颜,相信亦是窗外扬起一喜新烟,窗下听雨一袭心妍……

山水如画,我在皖南的深渡镇,去看阳产土楼。

大地上的景观在阳产土楼分成三层,一层是远处的山峦,层层叠叠,笼罩着烟霭,气韵升腾;另一层是黄中带红的阳产土楼建筑群,青灰色的小瓦覆顶,像是戴着一个个斗笠帽;第三层是雨幕下的山泉水,俯身来看,在早春

小满雨如烟,乡原无麦田。

老屋空壁上,斜月照弯镰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,不曾想小满也会这样。雨从早晨就开始下,细碎地打在我的车窗上,晕开一圈圈水纹,像极了儿时记忆里池塘泛起的涟漪。六点半,我准时从东胜的家出发,回杭旗工作。这样奔波的日子,一晃已是多年。我早已习惯每个周一点多便起身收拾,仔细关好家里的水电天然气,给窗台上的花儿浇足水,看着叶片吸饱水分,微微舒展,才安心锁门离去。然后独自驱车,在两城之间的道路上行进。多少年雨雪风雷,晨昏交替,我一个人行驶在熟悉的路上,望着窗外不断流转的风景,内心总被路途的遥远与疲惫填满,却又在心底藏着一份对家的牵挂,不敢轻易言说。

小满时节下雨,本是件可喜的事。农谚说“小满雨水足,五谷定丰收”,此时雨水充沛,田里蓄满水,南方便能趁着墒情插秧,种下一年的希望。而在我们北方,冬小麦正处于灌浆的关键期,籽粒已开始饱满,像个二十来岁的姑娘,身姿初成,凹凸有致,一场及时雨,便是最好的滋养,催着她尽快成熟,走向丰收。

父亲是个熟知节气的人,每个时节到来,他都会坐在炕沿上,给我们讲关于它的故事。他没多少文化,识不了几个大字,可肚子里的知识却格外丰富,那些从祖辈口口相传的农时经验,被他说得真切又生动。多年前,小麦是北方最重要的农作物,一茬麦子的收成,直接关系到一家人一年的温饱。所以从清明播种到七月收割,守护小麦,是一家人最重要的事。小时候,我总爱跟在父亲身后下田种麦,家里几亩肥沃的白留田,都精心种上了小麦。

阳产土楼遇雨

的土楼边,冒着热气,这回暖的地气告诉我们:大地醒了。

时间进入雨水节气,天地之间为之一润。雨水,就是山河这部诗章用来押韵打底的一种韵脚。青晕的是山川草木;湿润的空气和微风;油润的是山上的石板 and 屋檐上的小瓦;莹润的是天地间游走的芸芸众生。

雨水遇雨,我们一帮人滞留在阳产土楼,窗外雨声潇潇,近处的土楼建筑群,墙面润湿了,由土黄变成了胶泥黄,雨水一落,远处的雾气更重了,在土楼屋檐下听雨声,别有一番风味。依山而建的阳产土楼,不似福建土楼那般在平地上建成,而是错落有致,远处一望,整座山丘像是一把乐器笙,阳产土楼就是上面高高低低的紫竹管。这些“紫竹”们插在山上,在春雨的沐浴下,发出越发清越激昂的声场——雨水缓缓从屋檐上坠落,燕子在屋檐下啜饮雨珠,山脚下的山泉哗哗作响,茶炉上的壶水沸腾了,顶得壶盖啪嗒啪嗒作响……

雨暂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在阳产土楼之间穿行,嗅到一缕特别的香气,是小摊,一架铁炉上面有个帆布的幌子,上面写着:石头粿。

石头也能做成粿?走近一看,摊子上有一种馅饼状的食物,每个上面都压着圆饼状的石块。那石块在油脂的作用下,浸润得油亮油亮。石头粿原来是这样得到的名字。买了一个尝

尝,摊主给我把石头粿一切为四块,中间飘出一股肉馅儿的脂香,也有猪油渣的焦香,豆瓣的清香,原来石头粿是用此三样为原料烹制。据传,旧时的徽州人外出闯荡,临行前,家中的主妇都要烹制石头粿给他们,一路上带着,山环水绕,吃上十天半个月,不得坏。

烹石头粿多半用菜籽油,阳产土楼所在的深渡镇,盛产油菜。此刻,山间的油菜花已经有赶上盛放的了,在雨幕下,灿然一团金黄,这应该可以算是阳产的第四层颜色了。

雨过天晴,夕阳正好,斜照在阳产土楼的外墙上,朗照之下的阳产土楼有着一一种近乎新生的美。色彩这时候已经由胶泥黄变成了红棕色,像是一匹匹静态的马,栖在山腰山脚,整装待发。

雨后山色新,山泉呈现出半浑浊一半清澈的混合状,清澈的来自山顶的泉眼,浑浊的来自山腰上一路裹挟下来的土壤或其他矿物质。当地人说,这样的山泉水最为肥壮,用以润田,可保五谷丰登。

山下,阶梯状的田园里,山泉淙淙流过,茶园里的新芽带着雨露,根根挺立。鸟扯开了嗓子,啾啾不停,一山鸟唱,这才符合春天的韵致。采茶的女子,早已经准备好了背篓,就等翌日上山采摘第一缕春芽了。都说好茶是明前茶,此刻,雨水浸润过的茶园,芽头饱满,春韵十足,用以炒制新茶,香气饱满,回甘迅猛,不可多得。

临别阳产之前,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斤春茶带上。我直接冲泡了一杯,坐在车上,嗅着茶香,隔着玻璃杯看阳产土楼,多了一层滤镜,名叫:春天。

一场空;云朝西,淋死鸡;云朝南,淋翻船;云朝北,淋破瓦片烂铁。”……这些朴素的谚语,是父亲与天地对话的智慧,是刻在土地里的经验。那时的我,总根据他的预测增减衣物,决定是否戴口罩,从来没有一次出错。在我心里,父亲就像位无所不知的天文学家,能读懂天空的语言,预知四季的风雨。

亲常说:“小满小麦粒渐满,收割还需二十天。收前十天停浇水,防治麦蚜和黄疸。”字字句句,都是对土地的敬畏,对庄稼的疼爱。他说,小满时,天公作美无大风、无冰雹,才能丰收在望。母亲也懂节气养生,小满天气渐热,湿气加重,她便每日做清淡饭食:煮玉米大豆,调苦菜,捞凉面拌苦瓜,调豆芽。她说小满饮食清淡,才能祛湿气、防皮肤病,一家人平安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正是父母懂节气、守农时,用勤劳与细心守护着家,才让我们兄妹在清贫却温暖的时光里,殷实地、健康地长大。

如今,我早已离开故土,在双城之间奔波。父亲也在多年前离去,永远栖息在故乡的高岗上,守着他热爱了一辈子的土地。母亲则搬到家乡小镇生活,守着一方小菜园,安度晚年。故乡早已变了模样,麦田大多不再耕种,有些田地荒着,长满茂密的芦苇,在风中摇曳。妈妈的菜园里,苦菜遍地,苔心直立,依旧是小满时节最熟悉的模样。

每个节气来临,我的心都会回到故乡,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想起父亲在麦田里的身影,母亲在灶台前的忙碌,想起一家人围坐话农桑、听评书的温馨。雨丝打在车窗上,也打在心上,温热的泪水滑落,眼里成雨,心里成河。

小 满

播种的日子,是田野里最庄重的时刻。犁好的地,用耙子细细耙平,再用犁杖开出笔直的播种沟。哥哥在前面扶犁,稳稳掌控方向;父亲跟在后面,弯腰将麦种均匀撒在沟里,再用脚轻轻覆土压实,动作娴熟又认真,像在呵护一件珍宝。一周左右,再去田里,就能看到绿茸茸的一行行小麦苗破土而出,嫩黄的尖儿顶着泥土,怯生生又倔强地向上生长,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。

父亲每天清晨都会去田里巡视,披着晨雾,踩着露水,仔细查看小麦的生长情况,排查病虫,查看土壤墒情。之后便是一遍又一遍地浇水、锄草、施肥,不厌其烦。小麦苗一天天拔高,抽穗、扬花、长籽,到了小满,麦穗便殷实饱满,风一吹,沙沙作响,满是丰收的预兆。这时候,父亲会格外在意天气,每晚都要出门观星象、看月色。他指着夜空说:“今夜星稠,明天准是晴天。”说这话时,脸上满是舒展的笑意,眼里闪着对丰收的期盼。有时又会皱眉:“月亮有圈,明日要刮风。若是西风还好,东风恐有大雨。”此时的麦田,最怕雷雨大风和虫害,一旦遭遇,一年的辛劳便可能付诸东流。他会默默点一袋旱烟,蹲在门口低头沉思,连每晚必听的评书都忘了。我便拉着他的衣角提醒:“爸爸,《薛刚反唐》开始了。”他才回过神,笑着摸一下我的头,打开收音机,让评书的声音驱散心头的担忧。

父亲观天象,总结出一大堆接地气的农谚,而且次次都准。“星星稠,热坏老乳牛;星星稀,冻死鸡。”“月儿上,风圆圈,大风刮眯人的眼。”“云朝东,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